

皇上即位之六年以江州爲濂溪周元公
故里增貢額二人從守臣請也歲二月曾
侯具其事來告曰比

聖君 元臣以人文化天下之景饒請予
記之且以郡之寓公博士諸生書來曰
元公生春陵而卜築於廬山之陰則江爲
元公之里圖書之教流行宇內貫自江始昔
理皇親灑書院之扁以表之今

皇上帝訪元公之後而官之甚盛其休
鳶飛魚躍莫不洗心以承休德而三歲
大比貢額獨狹且江與南康隣也南康
終場二千六百有奇而貢額十有七江
終場三千一百有奇而貢額十所以寬
嗇不同者康爲考亭朱子過化之地守
臣援此以請遂增至斯江爲元公之里
而未有援此以請者侍郎恕齋吳君

檢詳山泉豪兄弟郡人也一以白于州
一以州申白于

朝漕值 明時

聖君 元臣方以斯道爲己任朝請而
夕報可經義詞各增貢一人 命下
之日多士嚮震乎廬山咸願勒石以對揚
熙代遐不作人之休竊惟今天下士之
羣試于禮部者雷動雲合而國有緩急

欲求一士以當任使即難其人今國家
於元公之里而增貢二人者豈曰東南
立國所少者文章士哉此其微意在科
舉外極圖一書從天地萬物之起處起
天地以陰陽五行造化萬物而以其真
精凝聚而爲人者欲何爲哉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不能以自理也故以太極寄
之於人所謂太極者夫豈高虛不可致

諸之物哉只在方寸間只在事事物物
間戴天履地而爲人窮則當講明斯道
而實踐之以無愧乎人之形達則推之
爲政使日用事物各得其理又推而使
人人皆知之而皆由之扶持斯極使之
足以撐天拄地此則爲人之職分也此
則天地萬物之所利賴者也世之士以
清談爲高問錢穀則曰不足知也問甲

兵則曰不足學也問獄訟則曰簿書期會也爲筦庫則曰塵埃也爲簿尉則曰箠楚也爲縣令則曰鼎鑊也聽其言則聖賢也而不知日用事物之間皆不足以屑吾意則元公之所謂太極者何所寄哉自其爲士也辨之不明踐之不實及其爲官也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窮則祇以華藻其言達則祇以富貴其身天地萬物於斯人何賴焉

聖君 元臣於元公之里明示表章益將使士知所向學元公之學體用兼該知行並進它日出爲天下國家用必有能行其開物成務之學者豈曰增二士云乎哉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方逢辰記朝議大夫依舊直寶文閣特授改差知江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節制軍馬借紫
李與書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宮主煥篆額

道州先生祠記

胡銓

春陵太守直閣向公抵書某曰紹興之初予
嘗泣茲土壬子春坐諸司誣讎罷寓豐城僧
舍是秋文定胡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
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溪先生春陵人也有

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錄見程氏淵
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通書
誠說味於其所不味茲幸復假守視事三日
謁先聖再語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世標望
誠說具在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建
祠講堂後三元閣上以曾應曰諾夏四月辛卯
繪事傳上闔郡鄉化翕然予其記之某謂自
頃興法捨攘刺郡者率為吏牘埋沒至有難

如素王之嘆奚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雅
且慊慊以誠爲言此盛德事某敢以固爲辭
況伯氏辱知爲舊其又奚辭韓子曰誠
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
言無實也其說始於易成於禮考之曲禮鬼
神以誠考之檀弓慎終以誠考之特牲婚禮
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
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

考之中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
以誠入者一不誠焉則欺矣大哉誠乎誠非
難也至誠之誠難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爲
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誠苟卿猶以爲僞堯
舜豈僞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禮至誠有
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知
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於人故
能盡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

如神不欺於己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
知天地之化育通書之作蓋期學者至於是
焉耳其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盡性也云
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動者誠
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
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
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
知禮之所謂誠則知易之所謂誠矣易禮通

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叙乾損益動云不息
於誠叙家人睽復無妄云無妄則誠是卦皆
誠也而漢上丈人以為易唯乾言誠誠者天
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
六之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
而水可見誠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
古之人蓋以誠配一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
一而不知六也案誠說乾元誠之源元亨誠

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爲誠坤屯臨隨
無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爲誠乎元亨誠之通
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
人大畜離咸恒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萃漸兌
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
止乾爲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
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公往歲司風憲
湖湘戢吏字民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權執善

落二十年而所養益剛大今復觀像濂溪務
實去僞豈徒角空言而已其必由先生之書
以明易以合乎曲禮之誠以嚴屏攝合乎檀
弓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牲之誠使民
婚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民器不苦窳合
乎學記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記之誠
使民禮經無僞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
合乎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

使吾政術無煩斯無所不用其實矣由是而
充焉吾知公後日登櫬贊元致君堯舜上則
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則久也知
天地之化育也宜皆脗合通書之旨視濂溪
其何愧焉濂溪諱惇頤姓周氏二十九年五
月丙子廬陵胡銓記

道州重建先生祠記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

昭陵之世盛矣宗師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
濂溪先生寔出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
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
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
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
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
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
論師友淵源以孔子立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

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顛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爲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

所與於書者於是其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

於其心本乎易之大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於致知力行

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道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忞所建至于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即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摹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旣成使來謁記弒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

之舉知急務矣故爲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
人四月戊寅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
府兼管內營田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
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兼提舉買馬賜紫金
魚袋張栻謹記

道州故居祠記

章穎

一元之氣運乎機緘不露之間而自生自色
發達萌動有聲著鳴有根者英雖未著形象

莫不各具條理及其匪刻雕而衆巧畢陳推
其由來不待深智此二程先生之學所以擴
充而益自光大者也程氏之門咸謂程先生
兄弟自十五六歲時已有意聖學夫以地之
相去南北之遠至其契合心手相授此殆有
以推移左右於其中不然則夫自漢唐以來
數千百年天之所以用力者猶有幾乎二程
先生以所得者曉天下孔孟之教絕而復續

冰其涯涘升其堂奧夫豈無有醇疵然淑諸
人者深貽之後也遠要亦可謂盛矣由是言
之太極一圖不爲祕書四十一章不爲約仲
尼顏子樂處一語不爲不富也先生故居在
營道穎嘗至濂溪之濱見其耕鑿者無慢容
講學者有喜趣周氏之松楸弗更焉自郡未
新祠宇時士人胡元鼎已近其遺址創舍設
象懼其弗壯以久也則又謀諸校官與鄉之

善士象郡文學何士先連山戶曹義太初孟
坦中歐陽頌之思益夫之言不約而同費弗
強而具七月朔始工再挾日而成太守趙公
善言聞而嘉之爲揭其祠夫春陵之人其於
先生朝文注乎心目之間雖弗祠猶敬也况
今再拜之所弗隘而脩必有其地故事郡官
以春秋祠旣列州序僉弟子負姓展謁其先
塋因復祠益碑後此者知所景仰以脩乎其

身而風乎其邦則先生之所以望於後學者
得而學者之於先生豈但斯須之誠而已哉
堂旣闢爲屋三十有四楹助費者皆姓名列之
石之左淳熙七年八月教授章穎記

道州重建故祠記

龔維蕃

營道之西距城十八里有水曰濂溪發源于
大江嶺匯爲龍湫東流二十里至樓田其鄉
曰營樂其保曰濂溪從橫數百畝溪行其中

雖大旱不竭周氏家其上即濂溪先生之故
居也考其譜謀世居青州遠祖諱崇昌唐永
泰中爲廉白二州太守因卜居道之寧遠縣
大陽村其裔孫諱虞賓有子十二人中子諱
從遠始隄于此再傳至諫議諱輔成登祥符
八年進士第終知真州桂嶺令沒葬于故居之
側半里許累贈諫議大夫諫議生二子長曰
礪次則先生先生少孤舅氏龍圖鄭公向篤

愛之始冠奏以初秩既長從官四方嘉祐八年先生自虔移倅有書與其族叔及諸兄云周興來知安樂喜無憂來春歸鄉即遂拜待其書刻石學宮尋移文營道縣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得為先坐守者貧族子勿預營道給吏文付周興其後先生歸展墓題名旱令輝洞云周慎頤區有隣陳賡蔣瓘歐陽麗治平四年三月十六日同游道州含輝洞刻石于洞口

是歲 神宗登極覃恩遷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以手札付猶子仲章令備酒菓

香茶請墳前告聞

其書刻石學宮

先生晚歲寓九江

愛廬阜之勝築室于溪上命名曰濂溪示不忘本之意其留故居者為仲章及其從弟意先生既沒仲章貧甚元豐三年及七年再析其產鬻於意宣和五年仲章之子伯順又以其餘鬻於意之子犯秀而故字基尚存伯

順死無後其女以其地適何伯瑜生儕儕登第爲邕州教官而卒至淳熙己亥周與何欲析其產聞于郡郡守趙汝誼閱營道所承永州公牘乃治平印文按驗皆合用先生治命以田畀守學者藏其籍于學宮其故宅其尚屬何氏何氏之孫揖於淳熙十一年以其地歸于意之曾孫興嗣書于券云興嗣係諫議宗族稟性純慈有志力教子以紹祖風兼其

宅地與本人住宅相接今願盡將所承外祖周伯順元承祖諫議住宅祖地從東至西長五丈就賣與興嗣將來起造祠堂承外氏一派先竟庶幾亡者於里塾有所依托不絕春秋之奉以上皆契內木文前此未有先生祠紹興己

卯五月太守向子恣始奉祀於州學之稽古閣編修胡公銓記之淳熙乙未郡博士鄒粵遷于敷教堂戊戌太守趙汝誼以其偏仄更

荆堂四程并奉二程先生像南軒張公爲記
庚子郡士胡元鼎與其鄉人何士先義太初
孟坦中歐陽碩之荆舍設像教授章穎爲記
故居有祠昉乎此距遺址十餘丈中隔小溪
卑陋湫隘歲久不復遷至嘉定癸酉郡守方
信孺訪求濂溪之裔得與嗣之子鑰以爲學
賓丁丑之秋維蕃被命入境延見羣士扣濂
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其後訪於鑰盡閱

累世契公親至其地質于鄉鄰族黨始得其
實溪流清泚地勢平行岡壠丘阜拱揖環合
其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山川之秀實鍾于是
乃鳩工度材一新棟宇命營道尉蔡則董其
役經始于是歲十二月落成於明年之三月
中爲祠宇設先生像其前爲堂四楹不侈不
陋二齋旁翼兩廡對峙外爲臺門高與堂稱
左右二塾虛明敞潔以延學者又其外爲都

門繚以垣墻庖爨馮浴罔不畢具環以松竹
門外築道屬于山之趾於是規制始備而邦
人嚴事之意益虔自先生以故居溪名冠九
江之寓宇黃太史賦詩謂其用平生所安樂
嬉水而成名東坡繼有作來者承其誤莫究
所從至南軒張公晦庵朱公嘗略辯證尚書
章公來典教質以大富橋記以爲此邦自有
濂溪然亦弗深考今得其譜謀契券始究源

委當何氏以地歸興嗣預有建祠之語迄今
乃有成則廢興顯晦殆若有數而非偶然者
先生之學實嗣洙泗之統傳之伊洛浸以大
顯載在方冊人知誦習凡轍跡所至今皆有
祠而父母之邦先塋所在乃因陋就簡於蒸
嘗不稱是烏可以已故因其落成述其顛末
用登載于樂石文皆從舊不敢增損以沒其
實庶以傳信俾覽者得詳焉朝奉郎改差權

知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龔維蕃記

道州建濂溪書院記

魏了翁

周元公先生世居舂陵之濂溪淑經訂禮宜有
秩祀自向侯子忝始祠于學趙侯汝誼更度
之自郡士胡元鼎始即故居為祠何士先諸
人損益之張宣公暨諸賢既各為之記嘉定
十年龔侯維蕃訪先生之裔孫鑄得累世券
劑始知營道西十八里為濂之原又東流二十

里為濂溪保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則故居之
實也明年更為祠奉先生象其前一堂堂內
重門夾塾為學者講肄之所至此亦云備矣
乃十二年番禺董侯與幾始至舍菜于祠顧
旁近皆周氏子弟率躬耕自給乃買田為糧
以教育之惟鑄能世其業則付鑄主之尚以
館塾於隘且距郭遠弗便往來謀於近郊築
室授徒而難其地一日出郭西三里款虞帝

廟事畢遊後岡去廟數百步有巖石林立其中數十丈平濂山峙其西濂水徑其南列巘縈環九疑隱約若天作地藏而有待焉者侯乃出奉賜錢二十萬命知營道縣胡杻即其平爲室榜曰濂溪書院方伯監司咸助成之會僧田百畝之主侯以爲書院養士之用權爲貢二千轉運判官趙公汝諧亦爲歲截州通判所掌錢十萬役成侯以書抵某曰子學

先生之學者也易名曰元又以子請郡人謂是役宜有紀雖然不可以他屬也某謝不敢厭數年復以請某謂先生建圖立書爲孔孟氏興絕學凡在郡國皆當表而出之矧秣陵乎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也夫以祖宗積累之盛時數清明之感山川風物之會而後生賢焉以爲天下後世之仁侯之爲是也可謂知所先務矣疇敢不諾雖然

嘗因是而有感焉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
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
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
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
至如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
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所通之經夫周公
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
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為師仁鄙壽

夫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
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
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
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并牧壞民散
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
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
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
為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

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
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也秦漢以
來猶有專門之儒爲之師也故所在郡國尚
存先師之號莫不稱子學焉故記人識於禮而
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至魏晉而降極
於五胡之亂言術無存而師道益泯於是
以老莊求易以讖緯明禮以求師之說而疑聖
言以叔世之法而證往古其勦掠一二苟以

譁衆取寵此固無以議爲而號曰通經博古
則皆棄其德性之知以習於見聞之陋時師
之見既未有以絕出傳注則襲卑踵陋雖求
如秦漢以來專門之師且不可得夫然故書
自書人自人而學爲空言至我國朝之盛先
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
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滄闡明
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

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是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平闇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而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心授至近世朱張呂氏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

幸哉使生於漢魏晉唐則不得是學矣然而有甚不幸焉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蓋惟誠求而實見然後篤信而力行行之而著習矣而察然後渙然怡然有不能以自己者今乃以先儒之講析旣精後學之粹類滋廣苟有纖能小慧則資之以飾口耳假之以獵聲利而於我若

無與然極其爲害又反有甚於記覽詞章之
溺志者某之懼此有年矣故因侯之築室以
館諸生也發是義以告之嗚呼山峙溪流風
光月霽水華之靜植庭草之茂蕪先生之精
神氣象論議風指闐闐其如在也吾黨蓋相
與誦其詩讀其書爲其人以思之如生乎其
時立乎其位敬共以事之則將有世之相後
而若合符節者詩曰如璋如圭如取如鑿諸生
尚懋敬之以毋忘侯德

道州寧遠縣祠記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川爲濂溪周先生河
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
五年了翁乃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
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縣令黃大明以
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寧遠
雖最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

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黷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了翁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君師令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

歲孟月之吉虞夏社禘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益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鄙壽夭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已二三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俵俵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

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
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
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
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
失之况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
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
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

挾其所溺以行于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
爲權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
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
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
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
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
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猗其盛哉
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

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
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
初禪官矣虛無道之言也今又非佛老之初
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
之遺而錐刀毫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
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
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
而相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

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耶有書以屬之
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子孟之
心於千五百年之乂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
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耶
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
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
詞章慕虛寂為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錐

乃豪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忻也吾黨之士
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
失望焉

道州學希賢閣記

葉重開

春陵學官有闕直明倫堂之後扁曰三元朔
于紹興之戊寅去今幾二百甲子棟朽瓦窳
板檻撓折至者岌岌如登敝舟然重開分教
于此泣官云始史君趙侯首訪以學校闕事

雖郡計倥傯不暇給猶先後緩急有告必可
自是遠近學者樂侯嘉鄉之意鼓篋踵堂項
背相望越明年郡政順理民物裕和會別駕
呂侯下車相與領客飲酒在類諸生合辭以
閣爲請侯粲然興內曰是故朝夕往來于懷
者即日命兵馬監押趙彥棡董其事匠則儼
工役則稟兵財則取諸節遊之餘不宿勞不
重費未再挾日奐然一新房及御書樓先賢

祠齋廡庖庾皆補苴彌縫使亡憾闔境人士
拭目誦言請記其成迺進諸生而諭之曰是
閣之新侯於諸生將有勸也是閣之名於古
孰攷於問學孰切言未既有請于列者曰執
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欲以希賢更故
名可乎蓋取是邦濂溪先生通書所謂聖希天
賢希聖士希賢之義也重開不覺歛衽發嘆
曰先生唱明絕學於軻死無傳之後其書淵

粹簡古本之以太極始與八卦九章表章而
無愧二程先生親得其指擴大而究極之使
斯道晦而復明有志之士無有他鄉異域舉
知起敬起慕而况於春陵乎嚮也不知所以
專信怵於俗誘於利獨於科目是羨一觸其
機翻然悔遽然覺確然致其欲希之意今而後
知先生之道愈久而愈光春陵之士可與相
期於遠到之地而無疑侯之施爲不虛矣重

開既爲之誌且有告焉嘗聞學不可以躡等道不可以一蹴而進先生之言行其可傳者固在誠能即先生之所言者從而玩味之攷先生之所行者從而履蹈之所詣愈精所得益深則自賢而之聖自聖而之天可以循序而致矣此又至誠無息之功有始有卒之功也有志者其茂勉之哉衆皆曰唯侯名彥駿呂侯名濟溥熙己酉六月初吉括蒼葉重

誌永嘉盧永年書

希賢閣銘

并序

謝諤

古括葉重開字元之分教於春陵也不爲徒行何則邦有前老先生濂溪公究其言行而致其意焉爲名教計乃取先生士希賢之訓爲榜州庠之閣卷卷乎斯文以惠乎無盡元之過余鄉遣其子躡門索銘義所激也然則不躡銘曰

聯聯翩翩山九疑有虞帝君昔於斯因鍾正
氣公非私當此豪傑應此奇遇我 皇宋出
以時問之何在其濂溪所得孔顏植根基問
生兩程蕃其支晦庵復為增光輝泮宮名講
更深思榜之高閣為後詒念念不忘宜在茲
紹熙元年五月初七日臨江謝諤撰

道州進士題名記

郭份

湘中九郡長沙為會府三歲選士率不過三

十人而中程春官者步武相接春陵支郡計
紳之數與會府等其升俊造亦不乏人然世
之士大夫類以地望論人物汝穎多奇士山
東多相家善泥紙上語至如遐陬僻處往往
未肯倒指惟春陵漸有虞氏之化習俗朴古
濂韓曰高之教文儒世振雖繩樞甕牖知所
向慕衣食自足者皆推其餘以篤義方故
之鎮知步比他郡為盛異時濂溪先生周茂

叔以德行道義為儒者師範伊洛之學蓋其
出焉所著通書十餘篇傳于世皆深造自得
淵源宏遠醇乎孟氏而陵轢况雄也苟嗣有
以濂溪之所存者充乎其內則聲明之發昭
若日星又何科目足云乎 宋興至今二百
餘年進士取人凡九十餘科春陵之登第者
凡百餘人其間持橐卧錦攬轡分符超躡顯
美彰闡聲聞多矣詢其姓字郡人漫不能省

非惟先達聞人湮沒休稱而後來學者亦不
知景仰而激勸焉舊有題名記洊更兵厄石
不知所存因復尋究哀次刻于泮宮留其餘
俟後來者且書其刻石之歲月云紹興二十

七年十一月初吉郡教授廬陵郭份記

度侍郎云

濂溪先生雖不從事科舉然記春陵登第者
推本先生以為師範可謂知所尊矣故錄之

濂溪田記

章穎

郡既為周先生建祠堂南軒張寶文記之太

守直閻趙公池曰曰濂溪有先塋在獨無樵
牧之扞乎未幾有民周與何田訟者二十年
矣與甲則乙訴與乙則甲訴謂又得直公令
有司以案牘來累日吏抱持文書幾不勝至
則公一盥眎撫几曰得之矣蓋舊牘乃有濂
溪倅永州時公牒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得
爲先塋守者資族子當勿預苟墻垣固松楸
勿剪守者世獲弗易也其後守者氓周與物

故壻又代徙他處田周與何更有之周則先
生之族何乃先生所自出甥得有舅家由自
有法以永州公檄從事則周氏子固不得有
况甥可乎辨眎文書則有營道所給憑文付
周興者用治平新銅符按舊臬左驗皆合即取
田之非永州文所云者以與何餘即從其初
穎因休暇敏漫齋公具謂若前示所判數百
言皆出前後數公意表即傲營道丞周必端

往濂溪以田界近學者田籍與營道舊文同
藏學宮歲以租倉升斗代輸省賦守學者李
得田耕終年不聞吏呼守畝宜屢且今先生
江州後裔亦聞之先生學造太極先其爲先
家計宜遠歷百餘年始遇一賢太守遇亦難
矣哉溥熙六年七月望日南郡章穎記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